

图为子弹库帛书《四时令》，即众所周知的“第一帛书”。同出的其他残片，称“第二帛书”，从未发表，李零题为《五行令》和《攻守占》。现均藏于美国弗利尔-赛克勒美术馆。

◀ (上接2版)

酒店。柯强说跟蔡先生借帛书去照相，但照相机少了一个零件，所以没有经过蔡先生允许，就已经请美国的军人把帛书带到台湾。是谁把它带走了呢？这个人我们也很难找，我们只是找到了他美国同学会的照片。这位舒尔特斯 (Frederic D. Schultheis)，后来为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工作，是将军的助手。楚帛书后来由他带到美国，这样完成一个传递。

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后来知道他原是学汉语的，还

教汉语、研究汉学，而且他有个亲戚还是有名的汉学家。他在中国的时候，一直待到解放军要打南京，在南京待不住了，跑到上海走掉。本来想回美国，因为爆发了朝鲜战争，又把他派到亚洲来。所以是这位先生带走的，说要卖一万块钱，押金只有1000美元。蔡季襄非常不放心，他一直在追这个文物，但是没有回信。蔡季襄还找吴柱存先生来催，也没催回来。

舒尔特斯先生也有一位助手，著名的史克曼 (Laurence Sickman)，他原来是在哈佛大学学艺术史的。

这些情况都是怎么披露出来的呢？是那些要买楚帛书的人调查情况，所以我们很多消息都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。帛书在美国每走一步都做了跟踪调查，找到了记录，现在终于所有的链条都完成了。所有这些材料，我们在新出的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。

后来楚帛书被卖给了赛克勒 (Arthur M. Sackler) 医生，本来被另外一个人戴润斋拿到，他想私自藏下来。力劝赛克勒医生买这件东西的就是辛格 (Paul Singer) 医生。我去过辛格医生家里，原来以为他家里面

应该跟博物馆似的，但其实是一个公寓。很狭窄的走廊，两边全是文物，他就一个人生活在古董堆里。我跟他采访的时候，他递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，说赛克勒医生已经谋划好了，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落成之际，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把这件文物送给你们。可是我们工作做得太晚了，等博物馆落成的时候，赛克勒已经去世多年了。

赛克勒医生目前还是子弹库帛书的收藏所有人，帛书现在在美国的所有权，《四时令》是属于赛克勒基金会，《五行令》全都在赛克勒博物馆。

在这里要非常感谢罗泰教授，在我们这本书出版以前，又获得这样一个资料。赛克勒医生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，写了一篇悼词，明确表示他想把楚帛书归还中国。外界很难看到，因为是赛克勒在医学界的印刷物上发表的。

赛克勒的文物从纽约搬到华盛顿，建新的赛克勒博物馆的时候，罗覃 (Thomas Lawton) 馆长要挑文物放到新馆里，他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东西，但是赛克勒说这件不行，因为这件我是准备送回中国的。这几次机会都错过了。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他本来要跟中国科学院合作，到中国来办医学杂志。办医学杂志他觉得应该去见院长，也就是郭沫若，准备在见郭沫若的时候把楚帛书归还中国。但是郭沫若的秘书告诉赛克

勒，郭现在身体不太好，原来说看他情况再定见面时间，结果一等就去世了。所以他又没有机会送出去。但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说，希望有一天，还是把楚帛书交到合适的人手里，这是他本人说的，还不是别人转述的。

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子弹库这个墓在1942年被盗了，但是1970年代为了给打开马王堆做实验而重新打开这个墓，让我们有一个重大收获，就是出土了子弹库帛画。出土以后，郭沫若非常兴奋，写了西江月词，文物出版社也印了帛画，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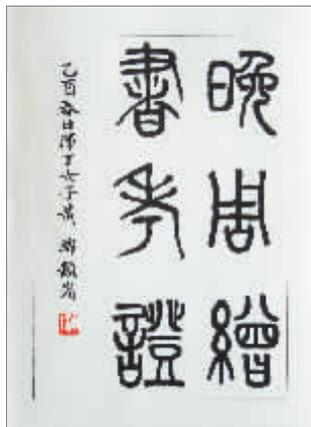
我去调查的时候，他们就带我们找这个地方，找了半天。进去以后，又觉得面目全非，认不清墓在哪里。失望之际，有一位老太太，说话是山西口音，我说您是山西人吧，她说对，我是南下的。我说我们找不到子弹库挖掘地点，她说我还记得，就带我们找。找到一片工地，正在盖房子，长着杂草、乱糟糟的，老太太说这就是当年出土的地方。

子弹库帛书其实不仅属于中国，还属于我们全世界的学术界。所以这件东西，不管能不能够回到中国，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复原性的工作。复原性的考古报告，不仅可以增进

(下转4版) ➔



蔡季襄和他的女儿蔡美仪、女婿，1950年代摄于北京



1944年6月19日，日军攻陷长沙。6月26日，蔡季襄一家避难兴马洲。其妻黄弗莲、女蔡玲仪后因不堪日军凌辱，赴水自沉。《晚周繪书考证》是第一次披露、研究子弹库帛书的著作，也是蔡季襄写于此时的激愤之作。